



死忠粉独白：爱申花还需要理由吗？



我们忧愁过，或许还会不断地伴随各种各样的忧愁，但我们更向往达到“风骚”的意境。

□ 撰稿 | 王 蔚

做申花球迷真的苦。本来想给“苦”字打个双引号，转念一想，不用了。是实实在在的苦。

申花球迷苦与甜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伊始。有远房的亲戚，去南方淘金，那个目空一切，那个眼睛几乎翻到天上的感觉，我们窝居在上海的人，除了羡慕就是无地自容。魔都衰落了。那时，在外地人面前甚至不敢说自己是上海人，特别是在广东倒爷、苏浙所谓乡镇企业家面前。人家早已赚得钵满盆满，我们上海人还囊中羞涩。那时，连饼干都被叫作“克力架”。用上海闲话来说，能吃到广东人嘴巴里的克力架，简直不要太卖样哦。没办法，人家就是这么拽，就是这么得瑟，谁叫你不争气呢？

从那时起，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养成了低调、务实、谦逊的作派。不豁胖。

“热闹是它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。”出自《荷塘月色》里的这句话，总记在我的心间，朱自清触动了我——那时，生活在还没有“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”的魔都，就是这般心境。

现在，作为一个申花粉，这种心境也是年复一年地挥之不去。

真的，热闹是别人的。是隔壁的，是皇城根的，更是在天河的山呼海啸里的。

前一阵，我花还在保级阶段。某同事咧嘴问，笑容中没怎么怀好意：“申花球还去看啊？这种球有啥好看？”我其实真的不愿多说什么，说什么呢？就像生了一个考试总是喇叭腔的孩子，开家长会时不把头埋得低低的，还能怎么样。但是，我还是脱口而出：“这就好比有人喜欢越剧，有人喜欢沪剧，爱好而已。”你猜那人说啥吗？他竟然说：“我喜欢淮剧。”我敢肯定，心虚的是他，不是我。我敢肯定，他压根不知道淮剧团的门是朝南还是朝北开。

申花，连同申花球迷，就是这般被人不断嘲讽、挖苦、取笑。就如同当年，别人在吃克力架，我们还挤在弄堂里生煤球炉。

申花常遭人骂。该不该骂？不要说申花，中超哪个队不该骂？看着国足就气不打一处来。“见谁都输，中国足球还要不要脸了？”这是范大将军的话。

有时，不骂申花两句，真的不解气，哪怕自己是花粉。踢成那个熊样，被李铁之流在主场欺负成那样。他的原话，是我平生第一次旁听赛后发布会时听得真真切切的：“花了那么多钱，